

本刊特稿

“伦理形态”视角下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建构

高广旭

【摘要】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既需要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科学”视角以及“科学伦理学”研究范式的束缚,探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范式新的生长点,也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范式的革新,尝试在“伦理形态”视角下确立“哲学伦理学”的新研究范式。“伦理形态”视角下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通过打破马、中、西伦理学的学科壁垒和思想隔阂,在伦理现实和道德形态发展维度上实现三者的会通与融合,以期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形态;理论建构;中国问题;伦理精神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人类伦理道德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和思想价值。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此基础上建构面向当代中国伦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既是给予当代中国伦理问题充分理论诠释和思想指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在反思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既有研究范式及其生长空间基础上,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需要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科学”研究视角,以“伦理形态”研究视角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范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西方伦理学理论(以下简称马、中、西伦理思想)的会通和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从而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重大基础理论研究,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打开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

一、“伦理科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既有研究范式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我国伦理学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已经建立起基本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

高广旭,哲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重点高端智库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南京211189)。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当代建构研究”(20ZX002)和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来,更是在文本诠释和资料引介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然而,由于长期深受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塑造起科学理论形态的同时,在打破马、中、西伦理学研究的学科壁垒,克服多元伦理价值冲突所引发的道德虚无主义,进而面向当代中国伦理现实进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现代中国形态建构等方面,愈发表现出思想发声不足甚至理论失语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反思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既有研究范式及其可能的生长空间,便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亟需清理的理论地坪。

首先,反思“科学伦理学”研究范式基本特征及其局限。众所周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最初创立的过程中,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自身所存在的僵化和教条的理论逻辑,也严重束缚甚至禁锢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最初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影响,主要走的是一条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创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道路。或者说,以创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旨趣,构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底色。

“科学伦理学”研究范式强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伦理学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对于伦理学的“科学形态”塑造,其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完全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现实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从社会的经济关系来理解道德,并因此能够深刻揭示道德的根源、本质和各方面的规律,从而,使伦理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冲破唯心史观的罗网,变成真正的科学。”^①“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实现了伦理思想史上的革命变革,使伦理学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在人类知识的海洋中。”^②

毋庸置疑,“科学伦理学”研究范式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知识体系、为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西方伦理学理论的局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原点和思想指引。然而,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使命决定了,它需要以更加多元和包容的精神气度面向中、西伦理思想和当代中国伦理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可以尝试一种“科学伦理学”与“哲学伦理学”对话相融合的研究范式创新。

“科学伦理学”研究范式赋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某个特定理论形态以一种绝对的合法性地位,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分析工具普遍化为超越历史的一般原理。这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西方伦理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原点和思想指引。然而,这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和架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哲学原理教课共同的理论问题。这就是,当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构建为一门关于伦理学或道德知识本身的理论科学时,一方面,这突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高度和理论特质;另一方面,它也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绝对化乃至教条化,从而关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理论对话和融通的可能性。

与之不同,“哲学伦理学”研究范式主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必须在特定的哲学反思形式下进行。所谓“哲学伦理学”,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定位为一种在哲学反思层面构筑的伦理学理论。这一理论形式既植根于西方哲学伦理学传统之中,同时又是对西方哲学伦理学传统的反思、批判和超越。需要强调的是,“哲学伦理学”的提出,不是对“科学伦理学”的否定,而是强调避免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问题域”禁锢在一般道德理论原理上,避免窒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众所周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之所以能够表征时代精神和

①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②王育殊、王小锡:《伦理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页。

推动文明进步,就在于哲学总是以独特的方式诊断时代问题和凝炼文明内涵。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总是以“个体性的名义”讲述着“人类性的故事”。同时,由于诊断时代问题和提炼文明内涵的视角不同,不同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总是以“相对的绝对”的方式表征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表征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自觉,构成诊断时代伦理问题和提炼时代伦理精神的逻辑前提。由此,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亟需增强对“哲学伦理学”研究范式的关注,即自觉关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和融通性。

其次,在聚焦“问题研究”中深化实践哲学研究范式。伦理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门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以人的伦理道德生活为基本研究对象。这决定了,伦理学的理论旨归并不是创建脱离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现实的纯粹理论体系,而是为破解人类伦理道德现象的谜题、为指导人类伦理道德发展进步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撑。因此,伦理学研究在其精神品格上始终秉持实践哲学的研究旨归,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应当在研究范式上自觉深化实践哲学的理论特质。

如果说伦理学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始终是一种实践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是这种实践哲学精神的典范。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以实践观点和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应坚持和深化实践哲学的研究范式。而坚持和深化实践哲学的研究范式,要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聚焦当代中国人伦理道德生活的“问题研究”。

“问题研究”是引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践哲学研究范式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解决实践问题为导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挥与应用伦理学实践问题相同的作用,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体地或实际地解决伦理道德问题。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具有实践哲学的高度,以理论的方式再现实践问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自觉以“问题研究”为导向,以理论化的实践问题为对象,从伦理世界观和伦理方法论的层面,为破解现代社会所突显的伦理道德难题提供理论实践性的指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在面向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研究”中,突破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对立状况,在理论研究中深化实践研究,在实践研究中推进理论研究。只有如此,实践哲学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范式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和发展。诚如有学者所言:“在当代中国人的伦理生活变迁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理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逻辑,更好地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新范式、新焦点、新概念和新理念。”^①

面向“当代中国人的伦理生活”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内涵与当代中国伦理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在这方面,虽然国内学界已经做出了相关的探索,然而对于如何以新的研究范式整合既有研究成果,使其成为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难题的思想资源以再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现实,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构筑一种以马、中、西伦理思想会通为思想主体,理论话语与实践问题有机融合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依然是亟需我们进一步推进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最后,激活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既需要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问题逻辑,也需要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在中、西伦理学理论的对话中,扩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国际视野。

^①曲红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2期。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种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学说,而是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理论。因此,当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理论形态时,便不可能只考虑中国的社会伦理问题,而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批判意义和人类性的视野和胸怀,关注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发展问题及其未来发展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研究视角和理论借鉴。当然,我们需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研究,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研究的局限性及其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伦理问题的局限性;更需要以一种总体性的视角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纳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之中,注重其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任何封闭僵化的理论都不可能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从其诞生之初,就是在批判和继承人类已有伦理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前,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理论形态,批判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成果,既需要进一步加大重要研究文献的译介力度,更需要关注国外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与国外同行的对话中,发出中国声音、凝炼中国话语。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根本转变。只有如此,建构一种具有开放性、生长性和生命力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才得以可能。

基于以上反思和探讨,我们看到,虽然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范式方面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然而,传统教科书的“科学伦理学”研究范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绝对理论高度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封闭化、教条化。实践哲学研究路向虽然是对于这一传统研究范式的内在反思和自觉突破,但是缺乏“问题研究”的实践研究往往偏执于理论与实践的一隅,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实践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探讨和阐发,虽然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是其要么纠缠于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是否融含的问题,要么陷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遵循正义原则的争执之中,所以无法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话语提供科学适切的理论支持。

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似乎陷入了研究范式的摸索阶段甚至彷徨阶段。一种既能够超越传统“科学伦理学”的研究教条,又能够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真实整合,还能够塑造和引导属于当代中国自身伦理精神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尚未自觉且系统地创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首要工作是突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既有研究范式的束缚,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建构引入新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视角转换:从“伦理科学”到“伦理形态”

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建构,应该自觉建构面向当代中国伦理现实,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为此,必须打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引入一种既能够彰显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真实理论地位,又能够真实面向当代中国伦理现实,还能够超越中西伦理思想的对立格局而具有高远思想气度和胸怀的全新研究范式。这既是重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解释力的理论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实践要求。

正如前文所言,探索全新研究范式首先需要重构“科学伦理学”研究范式对伦理学本身的科学化解读,实现研究范式的哲学回归,即探索一种“哲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哲学伦理学”研究范式注重面向人类的社会伦理存在本身,是对于伦理作为人类一种存在方式本身的哲学自觉。与“科学伦理学”注重构建稳定成熟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和概念逻辑不同,“哲学伦理学”的思维逻辑在于对伦理

道德的哲学反思中表征内在生成的规律和本质,理论任务是实现不同伦理思想的对话交流。

在“哲学伦理学”视域中,伦理学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表征的是人类对于自身伦理存在的反思和批判。伦理学是关于人类伦理本性及其表现形态的学问,人类伦理道德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表征就蕴含在哲学史上的诸伦理学理论之中。不仅如此,“哲学伦理学”研究范式反对对于伦理学理论形态的“肢解”以及外在“嫁接”,主张对于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现象的历史形态学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伦理学”研究范式内含着一种面向伦理道德自身形态发展的“伦理形态”的研究方法。

如果说“哲学伦理学”的提出是为了重构“科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式,让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面向伦理学本身,那么“伦理形态”的研究视角则是为了打破“伦理科学”视角下不同伦理思想之间的隔阂,实现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创造性重构。

随着人类哲学思想能力的发展和提升,作为人类反思和批判自身伦理存在的伦理学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理论形态。一般认为,伦理学的诸理论流派及其观点处在一个“厮杀的战场”上,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基于观点之争的外在关系,而这种外在关系是人类伦理道德理解多元化的表现形式。然而,在“伦理形态”研究方法看来,伦理学理论特别是现代道德哲学的诸多理论流派及其观点,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是多样性的,但是在其作为伦理精神的发展形态这一实质意义上却是统一的。我们只有从统一性和伦理总体性的视角出发,才能揭示现代道德哲学的碎片化状况,在应有的理论高度上超越现代道德哲学的狭隘性,真正理解马克思伦理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伦理形态价值。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产生是现代道德哲学内在创生和发展所孕育的必然结果。还原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形态,要求我们引入一种“形态论”的发展性和超越性的研究视角。在这样一种新的“伦理形态”的研究方法指导下,整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思想资源,梳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中西伦理学理论在作为不同伦理形态表现形式上的会通与融合,建构能够真实切中当代中国伦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

所谓“伦理形态”,顾名思义,就是以形态学视角面向伦理现实和考察伦理理论,形态学视角在一般生命发展逻辑意义上强调的总体性、有机性,正是该研究视角的基本方法论前提。因而,“伦理形态”立足于一种总体性、有机性的视角,力图实现对伦理学的“史”与“论”的生态结合,把伦理思想史建构为一个具有内在创生和发展的伦理生命整体。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形态”又必然贯彻一种历史性的理解模式,即伦理学是历史性的思想,伦理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伦理学理论就蕴含在伦理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其自身内在贯彻的是一种形态演进和生长的发展逻辑。

具体而言,“伦理形态”研究视角在其原初意义上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崭新设计,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从“科学化路向”向“哲学化路向”转变的必然要求。对于伦理思想本身的形态学考察,其背后所隐匿贯彻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伦理思想自身有其内在发展和生长的逻辑理路。在这条逻辑理路中,不存在某一个伦理理论高于其他理论,或者说,不存在一种“绝对的绝对”的科学评判标准去居高临下地评判其他理论,而只存在一种在“相对的绝对”中平等对话的伦理形态的自我发展。

因此,“伦理形态”研究视角是一种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研究范式。它试图把不同伦理思想平等地看作是伦理本身发展和生长的不同阶段,拒斥把某一理论绝对化和霸权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形态”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的一种反思和超越。

在传统教科书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最为科学的伦理学理论,它是唯一能够揭示人类道德伦理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伦理学的出现,标志着道德观点中的

根本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了伦理学的历史过程,批判地改造了它的积极内容,同时对它的一般哲学原理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不仅就其科学—哲学原理来说,而且就其社会—阶级目标性来说,都是一门崭新的伦理学理论。”^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同一切旧伦理学和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建立在正确反映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②

结果,教科书哲学必然把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这种“科学化”的定位作为绝对尺度,去评判其他一切伦理思想的“局限性”“狭隘性”和“不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伦理学就其内容的实质而言,都是对各种剥削关系的道德关系和道德意识的理论概括,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古代的奴隶主阶级到近代的资产阶级,尽管其道德关系和道德意识是在发展的,但对整个人类道德发展的前景来说,各种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狭隘的、自私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学,虽然在个别问题的阐述上有些合理的东西,甚至是光辉的思想,但在总体上是科学的。”^③

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被推举为高高在上的绝对伦理规律和科学法则的同时,也被从伦理思想史及其形态演进的发展历程中抽离出来,失去了肥沃的精神土壤。结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性被消除了。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教科书的“科学伦理学”范式不仅无法彰显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理论地位,反而背离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立足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考察伦理道德形态的基本精神。导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无法与其他伦理学理论实现会通和融合,无法真实发展自身的生命机体,也就无法真正发挥自身的理论影响。

同时,科学化和形而上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仅失去了生长的精神土壤,而且失去了生长的现实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宏观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还是微观意义上的个人生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存在的重大变化必然引发作为伦理道德的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面对社会伦理存在的多层次化和个人道德选择的多样化,如果仍然采用一种教条和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我们不仅无法清晰梳理这一伦理现实的表现形式,更无法探讨当代中国伦理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结果,最具现实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似乎在现实面前丧失了自身解释力和批判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主张,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应该实现以“哲学伦理学”重构“科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式革新,以及从“伦理科学”向“伦理形态”的研究视域的转换。“伦理形态”作为一种“哲学伦理学”所内蕴的研究方法,是对“科学伦理学”研究范式的内在突破。它旨在打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而上学式的抽象独白,既在理论高度的层面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革命精神,确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地位,又在实践关切层面上面向当代中国复杂且多层次的伦理现实问题,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巨大的现实感,恢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于伦理现实的解释力、批判力。

综上,“哲学伦理学”研究范式既是对“科学伦理学”研究范式的批判性超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科学性”的哲学重构。这种重构所表征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现代性道德哲学的超越,还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内蕴的伦理形态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主张的“伦理形态”视角从根本上是对道德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超越,它尝试以辩证法的发展观点超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于伦理道德的线性理解,实现一种伦理总体性研究方法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形态”

①[苏]季塔连科主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黄其才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25页。

②罗国杰主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③唐凯麟主编:《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注重从历史的视角、发展联系的视角审视现代伦理流派的冲突和对立,以更宏大和开放的视野去有效整合伦理学诸理论流派的多元形式,而这将为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建构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伦理道德生态提供方法论支撑。

三、“伦理形态”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构

“伦理形态”视角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使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更有实践感的理论特征把握当代中国的伦理现实,以更具开放性的姿态与其他伦理道德思想进行精神会通,从而使得建构基于“中国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得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伦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关切,是在伦理现实层面的总体性关切,而非在伦理实在层面的片段式关切。一般而言,伦理实在是在常识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社会风尚和伦理现状,往往以杂乱和个别的伦理危机的方式呈现出来。面对伦理问题,如果以伦理实在作为解读的基点,社会大众容易产生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状况失望或悲观情绪,因为伦理实在仅仅是在特殊性的意义上暴露了一定时代和社会的伦理问题,而其背后所隐藏的伦理普遍性则以隐匿的方式推动和制约着伦理现象的变化。

伦理现实则是对于伦理实在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背后的伦理普遍性的理解,或者说,伦理现实是伦理学对于特殊性的伦理道德现象的普遍性理解。这个意义上,伦理现实是对于伦理实在的超越,它以普遍性的伦理理念重新审视伦理实在的特殊性,使得社会伦理问题以更加清晰和客观的形态呈现出来,从而真实还原社会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的本质。

“伦理形态”视角把握到当代中国的伦理现实,拨开杂乱无章的伦理现象的干扰,真实切中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问题本身。因此,“伦理形态”视角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建构,不仅实现了在理论层面上对于伦理学各种理论流派的形态学整合,而且开拓了伦理学把握现实问题的理论空间。

“伦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以反思和重构伦理实在为基本的理论着力点,以超越伦理实在的杂多和有序,建构具有形态学意义的伦理现实为理论目标。因此,“伦理形态”视角为突破传统伦理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和打破西方伦理学形而上学模式的破坏性解读,还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把握伦理现实的解释力和批判力,为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奠定学理基础。

正如前文所言,伦理实在是以杂乱和无序状态所表现出的社会伦理现象,而伦理现实是以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活动所建构起来的伦理实质,它是伦理现象在理论层面的理念性再现,是伦理实在的精神形态。“伦理形态”视角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面向当代中国的伦理现实,正是以“伦理精神”的本质形态重现当代中国伦理现象所凸显的伦理问题。

为了真实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现象及其所突显的伦理问题,我们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实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领域涉及行政、教育、文化、市场,研究对象涉及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通过实证调查研究,我们基本实现了对于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现象的总体把握,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数据和研究结论,这其中最重要的研究结论是:“当代中国道德发展到底遭遇何种‘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无伦理’;‘没精神’!温和地表达:伦理缺场,精神退隐。”^①

^①樊浩:《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页。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传统中国文化的伦理实体以及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中国的伦理结构越来越受到现代道德伦理体系的冲击。以土地和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家族伦理关系,不可避免地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土崩瓦解,单位制时代的组织伦理也正在经受着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影响——“后单位”时代的多元伦理关系逐步取代单位制时代的一元制伦理体系。家庭、单位、行业、社会、国家等传统伦理实体在现代道德规范面前陷入瓦解之境地,其原本具有的统合道德主体以及诠释道德规范正义性的伦理精神丧失。但是,在传统中国伦理实体所建构的伦理精神体系遭到冲击的同时,新的能够发挥伦理总体性功能的伦理精神实体却处于理论真空状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问题是关系当代中国伦理精神塑造的紧迫理论任务。“伦理形态”视角下建构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构成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现实,建构当代中国的伦理价值生态,重塑当代中国伦理精神的重大课题。而这一重大课题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任务。

其一,切中当代中国伦理现实。“伦理形态”视角对于伦理实在的形态学考察决定了,它是立足实践问题又高于实践问题的总体性理论建构,旨在以现实的伦理问题为切入点,透过伦理实在的表象把握其背后的伦理问题,并把旨在解决相关伦理问题的各伦理学理论流派转化为伦理总体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在对于伦理实在的形态学考察中,其特殊性必然被扬弃掉,从而在伦理现实的普遍性中获得新的精神定位。由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建构才能够真实切中当代中国伦理现实。

其二,把握当代中国伦理矛盾。“伦理形态”视角不仅以把握当代中国伦理现实为目的,而且旨在超越狭隘的民族性和区域性伦理设想,站在解决现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诸伦理道德问题的高度上,融会马、中、西方伦理智慧和思想资源的当代伦理思想实验。因此,“伦理形态”视角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建构与还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地位是内在一致的。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道德困境将在这一跨越民族、地域、环境和时代的形态学考察中,转变为由“哲学伦理学”重塑的伦理现实,而这一伦理现实所蕴含的伦理与经济、道德与利益、伦理实体与道德个体等矛盾也将获得总体性的指认和审视。

其三,构建当代中国伦理生态。“伦理形态”视角旨在打破马、中、西三大伦理学的学科壁垒,在面向伦理学本身的发展逻辑过程中,揭示中国传统伦理、西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三大伦理思想体系,何以构成伦理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其应有的形态定位。从伦理世界观和伦理精神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马、中、西伦理思想分别构成伦理世界的精神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

在“伦理形态”视角下,马、中、西伦理思想的会通本质上是伦理价值观念的会通。这种会通只有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及其蕴含的总体性视域中才能实现。众所周知,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伦理道德作为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总是在相应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从人类物质生产方式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变革的角度看,马、中、西伦理道德思想所对应的正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对应的正是人类作为共同生活的伦理存在的不同精神形态。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伦理精神发展逻辑的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伦理形态”的素朴阶段。其表现风格往往带有家长式的教诲和劝解,论述方式也多以圣人之言、寓言故事等隐喻手法为主,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于伦理精神普遍性的自然体悟和觉解。因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都强调伦理规范的实体性原则,如道家伦理思想中的“天道”,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爱”等,都展现的是一种不容置辩的普遍性,或强调一种伦理实体性的存在及其发挥的规范作用,而在对于伦

理实体本身采取反思和批判的自觉态度方面相对较弱。

西方伦理思想特别是现代西方道德哲学所表现出的道德个体性及其对于伦理实体的反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伦理质朴性的一次否定和超越。其在伦理精神发展逻辑的意义上摆脱了自然的素朴形态,家庭伦理向市民社会伦理过渡,人类开始从伦理存在状态向法权存在状态过渡,伦理精神由自在形态过渡到自觉形态。^①然而,作为自觉形态的伦理精神实质上是处于分崩离析的瓦解状况,道德个体是抽象伦理精神的现实化,同时也是伦理精神的碎片化、原子化。所以伦理精神的内在生命必然要求超越自身的异化形态,实现一种伦理总体性的自觉。

价值理念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伦理价值的多元化,而伦理价值的多元化内在要求一种伦理总体性的自我生成。然而,伦理总体性建构并不是对伦理多元化的彻底否定和道德虚无主义。而是试图为多元伦理价值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为社会生活建立和谐共生的崭新道德生态,这种辩证形态的伦理观恰恰是对道德极权主义的批判和瓦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具有“整合性”功能的价值理念,在这方面将发挥重要方法论作用。

在共产主义伦理总体性的整合下,西方现代性道德的个体原子主义和中国伦理的伦理实体主义,可以看作是人类伦理精神发展图谱的两个阶段,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众所周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②从“人与人的依附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转变,不仅是个人存在方式的转变,也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资本文明的终结意味着人类文明从“史前时期”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启时代。^③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是经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推动,物质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变革,必将剥去伦理道德的意识形态色彩,将伦理道德的存在方式真正复归于人自身,伦理道德的诸精神阶段也必将被马克思所谋划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超越。而这意味着,马、中、西三重伦理形态的整合与三重伦理文化的会通,将不再仅仅是学理层面的抽象探讨,而是超越资本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整合人类既有文明成果,谋划人类崭新文明形态的现实运动。

因此,我们只有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于构建人类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高度,才能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为当代中国伦理价值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所具有的伦理总体性意义,不仅体现在它超越资本主义对自然野蛮掠夺的工业文明形态,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形态;而且体现在它是对于人类前现代伦理生活样式和现代性伦理生活样式的双重超越,是对于人类未来可能伦理生活方式的崭新谋划。^④这一谋划对于我们反思当代中国的“伦理缺场,精神退隐”的伦理道德现象,超越中、西伦理学理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以更为宏大和深远的视角重新定位中国伦理思想、西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形态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塑造面向新千年的中国伦理的价值生态,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综上,“伦理形态”视角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建构提供新的可能性,使其跳出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科学”视角的藩篱,让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更加丰富和开放的理论品格面向当代中国的伦理现实。它对于冲破传统教科书体系对于马、中、西伦理思想的学科壁垒,在形态学意义重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④高广旭:《资本文明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共产主义新文明形态的伦理精神图景》,《理论探讨》2022年第3期。

新定位三者各自的理论品质和思想地位,设想一种面向伦理精神本身的现代伦理形态研究范式也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形态”视角既为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中国形态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支撑,也构成我们反思现代道德的形态危机、建构现代伦理学崭新理论形态的思想前提和范式先导。

(责任编辑:邵泽斌)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Marxist Theory of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Form”

GAO Guangxu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ethics, we need to break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science” a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scientific ethics”, explore new areas of growth in Marxist ethics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Marxist ethics research paradigm as well. This paper tries to establish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philosophical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form”. From this new perspective, the theoretical form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ethics aims to achieve integration and fusion among the Marxist,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strands of ethics, through breaking the disciplinary barriers among them in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of ethical reality and moral form. The goal is to promote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ethics, construct a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ethics theory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demeanor, and establish a value ecosystem for socialist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Marxist ethics; ethical form; theory construction; Chinese problem; ethical spirit

About the author: GAO Guangxu,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Researcher at Mo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a Key High-end Think Tank of Jiangsu Province),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